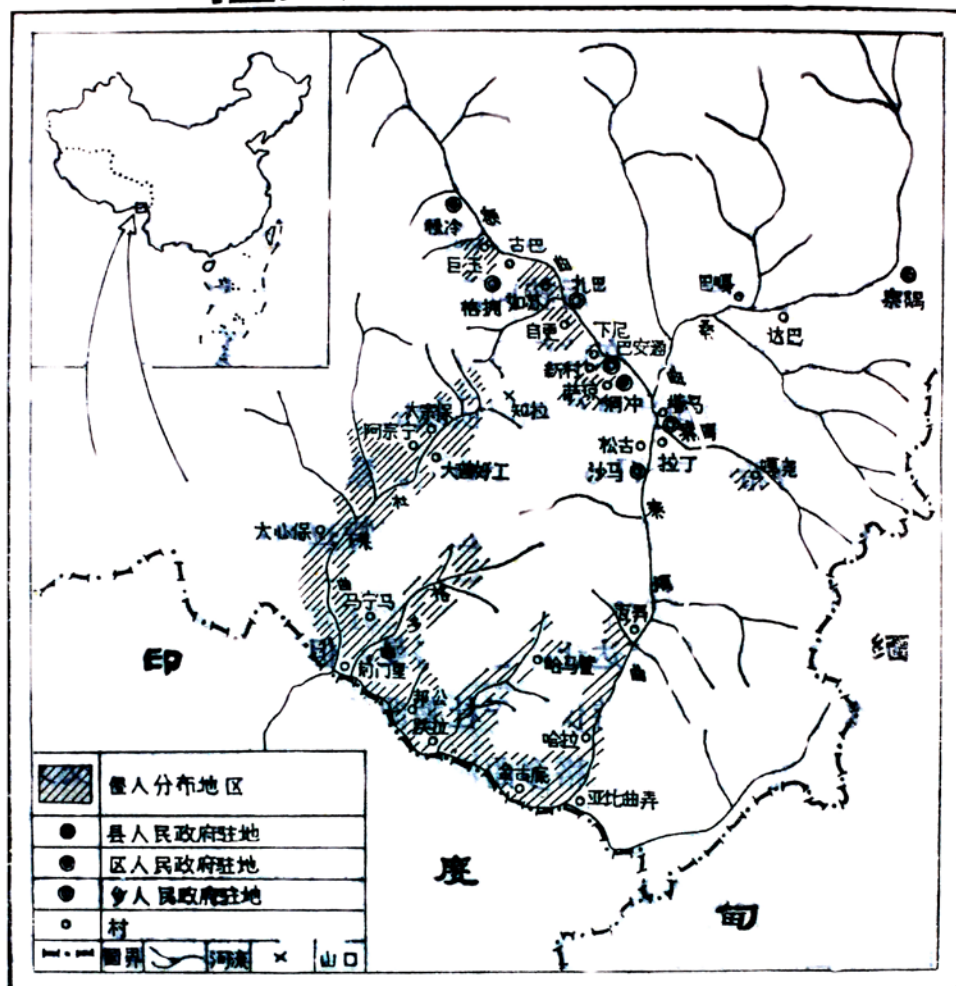


藏东南藏缅语领属结构研究^{*}

江荻

西藏东南地区察隅县处在中国、缅甸、印度交界之处，当地有四种人口很少的土著语言，分别是达让语、格曼语、义都语和扎语¹。这几种语言相互之间关系较为密切，目前系属地位还有争论（Benedict, 1972; Bradley, 1994; Matisoff, 1996; Thurgood, 2006），暂时归在藏缅语族景颇语支（孙宏开，1998）。跟这几种语言地理上接近的其他藏缅语（云南与西藏察隅接壤地区）还有独龙语、阿依语、柔若语、景颇语等，本文也会论及（撰稿人自己未作调查）。这篇文章以达让语为主描述和讨论有关定语性领属结构（adnominal possession construction）语法现象。

僜人分布示意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方言》季刊编辑部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汉语方言类型研讨会·2012”（2012年8月7日至9日，复旦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27133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74, 10&ZD124)，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YZDA2011-18)资助。

¹ 达让语、义都语、扎语、格曼语由笔者调查或参与调查。

1. 并置领属结构 (juxtapositional PNP)

达让语名词和代词没有词形上的主格 (/宾格) 和领属格分别, 名词和代词的领属结构区分带领格标记和不带领格标记两类, 构成两类领属结构短语 (possessive noun phrase: PNP), 语序分别是领有者 (possessor) + 所属者 (possessee), 即“名词/代词+名词”, 或者领有者+标记+所属者, 即“名词/代词+领格标记+名词”。先观察前一类达让语领属结构短语:

soŋ ⁵⁵ hom ⁵⁵ ŋ ³⁵	松洪的家	a ⁵⁵ ba ³⁵	孩子的爸爸
tɕe ⁵⁵ gu ³⁵	他的帽子	tɕe ⁵⁵ khur ³¹ liŋ ⁵⁵ pa ³⁵	他的肩膀
haŋ ³⁵ ta ³¹ ko ⁵⁵	我的书	haŋ ³⁵ a ³¹ ba ³⁵	我的父亲
tɕe ⁵⁵ ka ³¹ n ⁵⁵ gu ³⁵	他俩的帽子	ŋ ⁵⁵ a ³¹ ba ³⁵	我们的父亲
ɕa ⁵⁵ ta ³¹ pru ⁵³	谁的东西	n ⁵⁵ uŋ ³⁵ a ⁵⁵	你的孩子
haŋ ³⁵ mlaŋ ³⁵	我的家乡	a ³¹ ne ³⁵ a ⁵⁵	你们的孩子
tɕe ⁵⁵ ŋ ³⁵ ŋ ³⁵	他家的房子	na ⁵⁵ kau ⁵³	你的舅舅
tɕe ⁵⁵ luŋ ³⁵ ŋ ³⁵ ŋ ³⁵	他们家的房子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 达让语表达领属关系时仅仅将领有者和所属者并列, 依靠语义关联, 反映出以下几个相关特征。第一, 领有和所属两部分没有数上的一致, 例如表示个体领有者“他的”和集合复数“他(们)家的”都不必跟所属者保持数的一致; 第二, 采用语序方式表示, 基本没有屈折形态形式。例如代词主格 haŋ³⁵“我”也就是领格“我的”。如果代词与亲属称谓领属结构交换位置, 则构成同位结构, 例如 a³¹ba³⁵ tɕe⁵⁵“父亲他...”。

但是第二人称单数代词与某些亲属称谓(长辈)构成领属结构短语时, 代词变形为 na⁵⁵(←n⁵⁵uŋ³⁵)。例如

na⁵⁵ba³⁵“你的父亲”,

na⁵⁵ma⁵⁵“你的母亲”,

na⁵⁵kau⁵³“你的舅舅”。

这是所谓从属者特征分类, 是能让渡与不可让渡领属关系的逻辑基础。但是, 达让语的这项特征是残缺的形式, 不可类推, 比较

haŋ³⁵a³¹ba³⁵“我的父亲”,

ŋ⁵⁵a³¹ba³⁵“我们的父亲”,

tɕe⁵⁵ba³⁵“他的父亲”,

tɕe⁵⁵luŋ³⁵ba³⁵“他们的父亲”,

a³¹ne⁵⁵ba³⁵“你们的父亲”(a³¹ba³⁵“父亲”脱落词头是另外的现象)。

其他人称无论单数还是复数, 乃至第二人称的复数都没有这样的变化形式, 试比较第二人称单数代词与非长辈从属者名词或其他名词构成的领属结构短语: n⁵⁵uŋ³⁵pa³¹thui⁵⁵ta³¹tsai⁵⁵“你的姐姐”, n⁵⁵uŋ³⁵a⁵⁵“你的孩子”, n⁵⁵uŋ³⁵ŋ³⁵ɬu⁵⁵“你家的鸡”, 显然也没有这样的残存变化形式。第三, 不区分能让渡与不可让渡概念, 例如 tɕe⁵⁵khur³¹liŋ⁵⁵pa³⁵“他的肩膀”, tɕe⁵⁵gu³⁵“他的帽子”, n⁵⁵uŋ³⁵haŋ³⁵ku³¹num⁵⁵“自己的事情”, 领有代词没有形态变化。

孙宏开教授指出, 怒族的 4 种语言, 阿依语、怒苏语、柔若语、贡山独龙语(贡山讲独龙语的部分群体划归怒族)存在人称领属语法范畴, 但也属于残存形式。例如阿依语,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名词带人称前缀	ɑ ³¹ mw ³¹ (我) 妈妈	ŋw ³¹ mw ³¹ (你) 妈妈	ŋ ³¹ mw ³¹ (他) 妈妈
年长者	ŋɑ ³¹ ɑ ³¹ mw ³¹ 我的妈妈	ŋɑ ³¹ ŋw ³¹ mw ³¹ 你的妈妈	ʔŋ ³¹ ŋ ³¹ mw ³¹ 他的妈妈
年青者	ŋɑ ³¹ ɑ ³¹ mw ³¹ 我的妈妈	ŋɑ ³¹ ɑ ³¹ mw ³¹ 你的妈妈	ʔŋ ³¹ ɑ ³¹ mw ³¹ 他的妈妈

阿依语部分亲属称谓名词带人称领属前缀（词头），这应该是早期形式（比较南亚语，多数代词添加前缀）。现在年长者口语中一般都用人称代词直接添加到早期形式上构成领属结构，而这些早期形式依然保留原来独立使用的人称前缀形式。不过，目前的年青人直接在亲属称谓名词前添加人称代词，亲属称谓名词都使用类似原型的格式，没有人称领属前缀变化形式。

独龙山地区的独龙语现在还有少数年长者保留了较早期的人称领属屈折形态，例如：

ŋɑ⁵³“我”，ŋǎʔ⁵⁵“我的”；

ĩŋ⁵⁵“我们”，ĩk⁵⁵“我们的”；

nɑ⁵⁵“你”，nǎʔ⁵⁵“你的”；

nw⁵⁵nĩŋ⁵⁵“你们”，nw⁵⁵nik⁵⁵“你们的”；

ʔɑŋ⁵³“他”，ʔak⁵⁵“他的”；

ɑŋ⁵⁵nĩŋ⁵⁵“他们”，ʔɑŋ⁵⁵nik⁵⁵“他们的”。

格曼语的名词和代词构成的领属结构没有形态变化，领有者和从属者之间也不带任何领格标记。

义都语名词作领有者的领属结构有些添加领格标记 tɕi⁵⁵，有些不添加，较为自由。义都语代词作领有者的领属结构是否添加领格标记视代词类别而定，一般第一、二人称单数代词往往不添加领格标记。第三人称是后起的，词形较长，用法不定。比较：

ŋɑ ³⁵ na ³³ ba ⁵⁵	i ³ nɿ ⁵⁵ tɕi ⁵⁵ na ³³ ba ⁵⁵	ŋɑ ³⁵ oŋ ³⁵	ŋɑ ³⁵ tɕi ⁵³ oŋ ³⁵
我 爸爸	我们 POSS 爸爸	我 房子	我 POSS 房子
我的爸爸	我们的爸爸	我的房子	我的房子
nɿ ³⁵ na ³³ ba ⁵⁵	e ³³ ne ⁵⁵ tɕi ⁵³ na ³³ ba ⁵⁵	nɿ ³⁵ oŋ ³⁵	nɿ ³⁵ tɕi ⁵³ oŋ ³⁵
你 爸爸	你们 POSS 爸爸	你 房子	你 POSS 房子
你的爸爸	你们的爸爸	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
	a ³³ hi ⁵⁵ ja ³³ tɕi ⁵⁵ na ³³ ba ⁵⁵	a ³³ hi ⁵⁵ ja ³³ oŋ ³⁵	a ³³ hi ⁵⁵ ja ³³ tɕi ⁵⁵ oŋ ³⁵
	他 POSS 爸爸	他 房子	他 POSS 房子
	他的爸爸	他的房子	他的房子
		i ³³ nɿ ⁵⁵ oŋ ³⁵	i ³³ nɿ ⁵⁵ tɕi ⁵⁵ oŋ ³⁵
		我们 房子	我们 POSS 房子
		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房子

2 带标记的领属结构

达让语的领格标记是 ɑ³¹ba⁵⁵，添加在领有者名词和从属者名词之间。

soŋ⁵⁵ nim⁵⁵ ɑ³¹ba⁵⁵ ta³¹ko⁵⁵“松鸟的书”，

koŋ⁵⁵ʂe⁵⁵ ɑ³¹ba⁵⁵ tho⁵⁵la⁵⁵tɕi⁵⁵“公社的拖拉机”

pa⁵⁵ku⁵⁵soŋ⁵⁵ a³¹ba⁵⁵ ta³¹ra⁵⁵“巴顾松的砍刀”

领格标记 a³¹ba⁵⁵在实际使用中总是省略的，似乎只有多音节词场合才可能出现。有一个必须出现的环境是省略被限定成分的语境（领有者+标记），例如对话，a³¹ba⁵⁵就不可以省略。例如：

e⁵⁵ a³¹tin⁵⁵tɕhiŋ⁵³ je⁵⁵ haŋ³⁵ a³¹ba⁵⁵, a³¹we⁵⁵ a³¹tin⁵⁵tɕhiŋ⁵³ je⁵⁵ n̩uŋ³⁵ a³¹ba⁵⁵.

这 戒指 Top 1sg Poss 那 戒指 Top 2sg Poss

这个戒指是我的，那个戒指是你的。

a³¹we⁵⁵ je⁵⁵ tɕe⁵⁵ gu³⁵ ja³⁵? a³¹we⁵⁵ je⁵⁵ tɕe⁵⁵ a³¹ba⁵⁵ jim⁵⁵. dzu⁵³ɕa⁵³ a³¹ba⁵⁵.

那 Top 3sg 帽子 INT 那 Top 3sg Poss Neg 祖夏(人名) Poss

那是他的帽子吗？那不是他的，是祖夏的。

格曼语的领格标记是 pha³⁵，但是“名词/代词+ pha³⁵+名词”领属结构基本消失，仅保留了作为宾语用的“名词/代词+ pha³⁵”结构。例如，

an⁵⁵ ɕu³¹wa³⁵ wʌn³⁵ ui⁵³ pha³⁵. 这个帽子是她的。

这 帽子 (助) 她 Poss

义都语的领格标记是 tɕi⁵⁵，使用较为普遍。

ŋa³⁵ tɕi⁵⁵ a⁵⁵dzi⁵⁵bru⁵⁵ som⁵⁵hoŋ⁵⁵ tɕi⁵⁵ oŋ³⁵ a³³mi⁵⁵ tɕi⁵⁵ a³³dzo⁵⁵

我 POSS 手镯 松洪 POSS 家 藏族 POSS 文字

我的手镯 松洪的家 藏文

si⁵⁵ja⁵³ tɕi⁵⁵ dia⁵⁵pu⁵³ n̩u³⁵jaŋ³³ tɕi⁵⁵ ta⁵³ra³⁵ a⁵⁵i³³tɕi⁵⁵aŋ⁵⁵ tɕi⁵⁵ em⁵⁵bre⁵³

谁 POSS 锄头 自己 POSS 影子 小孩 POSS 病

谁的锄头 自己的倒影 孩子的病

跟达让语和格曼语一样，不带所属者的领有格结构可以充当判断句中的类别宾语。例如：

i⁵⁵ he⁵⁵ ɕa³³ n̩u³⁵ ka⁵⁵ tɕi⁵⁵, a⁵⁵ he⁵⁵ ɕa³³ ŋa³⁵ ka⁵⁵ tɕi⁵⁵

这 牛 你 家 Poss 那 牛 我 家 Poss

这头牛是你（家）的，那头牛是我（家）的。

3 修饰标记和领属标记

达让语名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和名词化结构做修饰语一般都放在中心语前面，形成“修饰语+中心语”（AN）结构。例如：

e⁵⁵ ma³¹t̪uŋ⁵⁵ th̪i⁵³ja⁵⁵ a³¹lim⁵⁵ kha³¹l̪au⁵⁵ ba⁵³ ja³¹ me³⁵

这 村子 山 路 田 做 Nom 人

这个村子 山路 农民

形容词、数词、数量词做修饰语通常放在被修饰语后面，形成“中心语+修饰语”（NA）结构。例如：

da³¹ŋa⁵⁵ du³¹ruŋ⁵⁵ t̪i⁵³ buŋ⁵⁵ ku⁵³

鱼 大 鸡 只 一

大鱼 一只鸡

如果形容词前置,则需要添加修饰语标记 gon^{55} , 例如,

$ta^{31}gron^{55} gon^{55} ta^{31}bu^{55}$ 美丽的花儿

美丽 Modi 花儿

$tan^{55}ran^{55} ku^{31}tsha^{55} gon^{55} a^{31}lim^{55} a^{55}$ 泥泞的小路

稀 泥泞 Modi 路 小

$\eta^{35}lum^{55}kun^{55} gon^{55} lu^{55}$ 屋里的灯

屋里 Loc Modi 灯

有意思的是,表领属关系的短语也可以用这个标记,例如,

$nu\eta^{35} gon^{55} ba^{35}$ 你的父亲

$han^{35}\eta^{35} gon^{55} t'u^{53}$ 我家的鸡

$\eta^{55}\eta^{35} gon^{55} \eta^{35}$ 我们家的房子

$ma^{55}pa^{35} gon^{55} mlan^{35}$ 父母的家乡

$ma^{55}pa^{35} gon^{55} cu^{55}rau^{55}$ 父母命根子

上文已经指出,达让语主要利用并置领属结构,领格标记 $a^{31}ba^{55}$ 很少使用,或有条件使用。 gon^{55} 作为领格标记使用很可能来自修饰性定语标记,导致修饰标记与领格标记混用。根据记录的材料来看,标记 gon^{55} 的领属用法还是有一些特点,主要表现为从属者一般都是无生命物, gon^{55} 不能构成类别宾语领属结构。

格曼语、义都语,以及阿依语、柔若语、独龙语等领属和修饰限制语都用同一标记,说明二者有相当关系渊源,惟达让语透露出二者的差别。

4 关于领属结构的理论思考

领属结构的多样性引出一些必要的理论思考。

(1) 从来源上看,同一个语言既有词形屈折(或格标记)又有领有者-所属者并置领属结构两种领属关系的表达方式,这说明二者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产物。孙宏开教授指出,藏语代词屈折形式是代词与格后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相结合产生的结果,这无疑是正确的。以藏语为例,领格标记有多种形式,取决于领有者词形上是否带韵尾或者带何种韵尾,书面上分别记为: gi , kyi , gyi , vi , 条件是:

{Poss $\rightarrow gi$ / WORD[g / ng]_}, 即 gi 仅出现在前一音节“g / ng”韵尾的环境。

{Poss $\rightarrow kyi$ / W[d / b / s]_}, 即 kyi 仅出现在前一音节“d / b / s”韵尾的环境。

{Poss $\rightarrow gyi$ / W[n / m / r / l]_}, 即 gyi 仅出现在前一音节“n / m / r / l”韵尾环境。

{Poss $\rightarrow vi$ / W[$\emptyset$]_}, 即 vi 仅出现在前一音节以“ $\emptyset$ ”(零)韵尾环境并黏附其上。

这说明藏语领格标记历史上因语音变化分化为 4 种读音。我们来看不带韵尾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目前,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拉萨话读作 ηa^{13} , 领格则读作 ηe^{13} , 来自 $ngavi$, 是人称代词加领格标记合音而成,发生了屈折变化。从共时平面看,拉萨话第一人称单数代词领属关系呈现为并列领属结构形式: $\eta e^{13} tsho^{132} ko^{53}$ “我的朋友”, 再看 $sy^{55} pe^{55} tcha^{51}$ ($\leftarrow suvi dpe tcha$) “谁的书”, sy^{55} “谁的”来自 su^{55} “谁”跟领格标记(v)i⁵⁵ 的合音。

因此，历史上的领格标记可能融合为并置结构，共时上的领属并置结构也可能蕴含了早期的领格标记。

(2) 大多数语言描写性定语和领属性定语共一个标记，例如汉语“的”、义都语“tɕi⁵⁵”，说明二者具有内在共性。汉语“好书”和“我哥”的中心词表示概念或事物的分类，每个概念包含多个属性，属性的集合既定义概念自身也分别其他概念，前面的修饰语或领属语则是中心语（属性）的属性值，属性值指明属性所具有的某种属性或属性集之一种。显然，这是描写性定语和领属性定语的共性。另一方面，中心语跟定语之间还存在性质、位置、时间、质料、领属、部分-整体等等属性和属性值关系，其中领属义的自然属性值和社会属性值较为突出，与代词（以及指人名词）结合，逐渐范畴化和语法化，产生不同于其他属性值或描写性定语的语法形式。

为什么目前区分描写性定语标记和领属性定语的语言并不多，这可能难以回答。至少有两个因素值得提出，一是逐渐发展的多样性表达抹平了凸显领属关系的表示方法，例如汉语曾有“所”字结构和“者”字结构，达让、义都等藏缅语言大多也有表领属关系的名词化短语，例如达让语：ju⁵³(酒)dim³⁵(喝)ja³¹(Nom)me³⁵(人)“喝酒的人”，pra⁵⁵(好)ta³¹ɕiŋ⁵⁵(唱)jim⁵⁵(Neg)ja³¹(Nom)me³⁵(人)“唱得不好的人”。二是长久的语言复杂随机演变，其中的变化过程不易描述。我们还推测，这些语言领属结构组成部分相互间缺乏性数格一致关系也可能是领属关系不稳定的因素。

达让语描写性定语标记和领属性定语标记混用现象促使我们观察其他语言，例如南亚语系的克蔑语有两个标记，iʔ⁵³和 ɛ³¹（陈国庆，2005）：

ae³⁵ phuɯn³⁵ lɔp³³ kɣʔ⁵³ iʔ⁵³ ɣn³⁵ 这件衣服是他的。

这 件 衣 服 是 的 他

n̩aʔ⁵³ iʔ⁵³ ɔʔ⁵³ pɛŋ³¹ tsat³⁵ vɔ³⁵ 我盖的房子很大。

房 子 的 我 盖 很 大

meʔ⁵³ nɣm³⁵ ɛ³¹ vɔ³⁵, ɔʔ⁵³ nɣm³⁵ ɛ³¹ tek⁵³ 你要大的，我要小的。

你 要 的 大 我 要 的 小

克木语也有两个标记，khɔŋ 和 nɛ。（陈国庆，2002）

kl̩ɛp khɔʔ mɣh khɔŋ gu. 哪些是他的。

鞋 那 是 的 他

khɔŋ hɛm mɣh n̩ɔm nɛ. 弟弟的是大的。

的 弟 弟 是 大 的

名词和代词的领属标记放在名词和代词前，这是南亚语基本语序。形容词标记放在形容词后面，可见这是不同性质的标记，是描写性的。再如：jim nɛ“红的”，nap nɛ“咸的”，tɕi at nɛ“酸的”。

藏缅语跟南亚语领属结构的语序不同，但领属关系的内涵是一致的。比较达让语，注意两类不同标记，a³¹ba⁵⁵和 gon⁵⁵。

ta³¹gron⁵⁵ gon⁵⁵ ta³¹bɯ⁵⁵“美丽的花儿”，

n̩uŋ³⁵ gon⁵⁵ ba³⁵ 或者：n̩uŋ³⁵ a³¹ba⁵⁵ a³¹ba³⁵ (na⁵⁵ba³⁵)“你的父亲”

戴庆厦和徐悉根（1992）注意到了景颇语的描写性定语和领属性定语差别，前者用标

记 ai, 后者用 aʔ³¹。例如,

描写性定语: ga⁵⁵ba⁵⁵ ai Hpun³³ 大的树, tsit⁵⁵ ai palɔŋ 绿的衣服

领属性定语: an³³hte aʔ³¹ jong⁵⁵ 我们的学校, sa⁵⁵ra aʔ³¹ lai⁵⁵ka 老师的书

除此外, 表示时间和地点的描写性定语添加标记 na³³。

dai⁵⁵ naʔ⁵⁵ na³³ zup⁵⁵hpong⁵⁵ 今晚的会议, n³³ta³¹ na³³ ni 家里的人

(3) 达让等藏东南语言不区分可让渡与不可让渡领属关系, 这一点基本符合世界其他语言研究的类型, 即“如果可让渡与不可让渡不对立, 那么领属关系由领有词来标记”(Aronoff, 2002, Bisang, 2001)。达让语第二人称单数词形变化、阿依语残留的领属前缀表现这个特征。藏语的多样性领格标记, 其他语言的“领有者+领格标记”作类别宾语用法证明领格标记属于领属结构的领有者部分而不是所属部分, 这一点也是类型学应该注意的。

最后, 本文提出一些待解释的现象向学界同仁请教。

(1) 在很多藏缅语言甚至南亚语言中, 并置领属结构一般是领属关系表达的主流, 领属标记很少使用, 但是, 基本上所有语言都有代词或名词跟领属标记构成的转指性结构, 充当主语、宾语, 类似汉语“我们的(学校)”。为什么?

(2) 领属关系处理为格系统跟其他主格、对象格、处所格、工具格等有一个重大差别, 即领属格(possessive, genitive)关联名词与名词, 或名词与代词, 而其他格均处理名词、代词跟动词关系。把领属关系放在格系统是否合理?

如果同意上文所说, 修饰语标记与领属标记具有某类共性, 又当如何考虑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 Aronoff, M. & Janie Rees-Miller (Eds). 2002. *The Handbook of Linguistics*. Blackwell Publishing.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sang, Walter (ed.) 2001. *Aspects of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Berlin: Akademie-Verlag.
- 陈国庆 2002 克木语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陈国庆 2005 克蔑语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戴庆厦, 徐悉艰 1992 景颇语语法。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江荻 2005 义都语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江荻 等 2012 达让语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 江荻, 李大勤 2005 扎语概况。《中国的语言》,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大勤 2003 格曼语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孙宏开 1980 达让僜语。《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174-231。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宏开 1982 独龙语简志。北京: 民族出版社。
- 孙宏开 1995 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研究。《民族语文》第 02 期。

孙宏开 1998 20 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20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孙宏开，刘光坤 2005 阿依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